

口述

车间往事

□ 丁杰

1995年10月,我中专毕业后,被分配到茌平很有名的一家大型企业——茌平味精厂(后改为三九味精集团)工作。经过一周严格的岗前培训,我们同来的一批大中专生,进入了一线生产的心脏岗位——发酵车间,我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。

从诗情画意的校园,到整日机器轰鸣、弥漫着用来消毒灭菌的甲醛味道的车间,梦想中多彩的世界一下变成了黑色。乍一上班,我感觉如进了炼狱一般,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

发酵工序是全厂生产的重中之重,以管理严格、操作精细著称。根据发酵生产的特点,实行上半个月休半个月的四班倒工作制度。上班时,是上十二小时休十二小时的两班倒。我们班共两男两女四个人,我和云都是刚进厂,锐早我们一年工作,超已工作了三年。

论发酵工艺操作技能,我和云一窍不通,一切从零学起;锐已会熟练操作各项工艺;超已成为行家里手,是我们的带班长。论性格特点,我沉静细心,云活泼灵动,锐稳重严谨,超诙谐风趣。就这样,我们四个年龄相仿、性格不同的青年组成了发酵车间最年轻的一个班组。

刚开始上班的那段日子,一切都是陌生、难以忍受的。在机器轰鸣声中,我们战战兢兢地从最基本的工艺操作学起。因为急于学会,也因为害怕出差错,几乎十二小时都不敢坐一会儿,一直围着发酵罐到处走动查看。车间里每一次喷洒甲醛溶液消毒灭菌时,都会把我们熏呛得眼泪汪汪、咳嗽连连,就这样,在汗水和泪水中如履薄冰地忙碌着。连一向活泼爱笑的云,一进车间,就眉头紧皱,秒变一副苦瓜脸。

再苦再累,我和云也没有理由抱怨和懈怠,因为超和锐这两个青春阳光的大男孩,在工作上为我们作出表率。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、团结友爱的精神,感染着我和云,给我们带来了努力坚持下去的信心和温暖。

在工作上,我们四人既各有分工,又互相协作。因为我和云是新手,超和锐在完成他们各自分工的同时,还肩负着对我俩的工艺操作进行解说、指导、检查的重任,这让他们的工作量翻了倍,他们比我俩更辛苦、更忙碌、更操心。他们一到班上,仿佛浑身有用不完的劲,放下这,就是那,忙得脚不沾地,后背上的工作服常常被汗水浸湿一大片。

即便如此忙碌,他们对起初笨手笨脚、配合困难的我俩,从没有疾言厉色地苛责,而是从最基本的操作工艺教起,在机器轰鸣中大声讲解、悉心指导。为保证零失误,我们开关过的阀门,他们再仔细摸一遍、查一遍,确保操作万无一失。他们让我俩只管专心学习操作,把班上粗重的体力活和楼上楼下的跑腿活都承包了。每到吃饭时间,他俩飞奔到伙房,帮我们打回饭菜,先帮我们操作,执意让我和云先吃。点点滴滴的帮助和关心,就如冬日的阳光照进这严酷的工作环境,让初来乍到紧张慌乱的我们倍感温暖。

短短几个月,我和云就已熟练掌握了别人多半年才能学会的各项工艺操作,我们四个人在各方面的协作配合越来越轻松默契了。随便一个手势,彼此就能心领神会,省了言语和跑腿,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

作者(前排右一)和同事在茌平味精厂合影

当各项操作都得心应手,空闲时间也就多了。渐渐地,我们能坐在一起喝杯茶聊会儿天了,班上开始有了欢声笑语。我这才发现,原来超和锐都有一副好歌喉。尤其是超,能歌善舞,颇具表演天赋,嗨起来时,说学逗唱,有模有样,不当演员真可惜了他的才艺。

上零点班时,长夜漫漫,为了赶跑困神,超一有空就围着发酵罐翩翩起舞,引吭高歌,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。我们四人围着发酵罐载歌载舞,那轰鸣的机器也仿佛为我们伴奏呢。

涉世之初,常听人告诫,同事间的关系很微妙,需有防备之心。可我们四个,随着时间的推移,已情同兄弟姐妹。工作上,配合默契,见活就干,谁也不计较干得多少。我们齐心协力抓生产,几次被评为最优秀班组。生活上,我们相互关心照顾,谁有好吃的都带到班上一起分享,闲暇时,谈天说地、载歌载舞,笑声不断。

每逢上完半月最后一个班时,我们四人常去路边地摊或小酒馆开心小酌。休半月班时,甚是想念。再上班后,如久别重逢,总是激动地先来一个大大的拥抱,爆出一串串开心的笑声。

虽然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可接到我们四个要被分开的通知时,还是觉得那么突然。我们同班两年多后,因为发酵车间扩建,厂里又进了一批新人,我们要被分到不同的班组去教新人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零点班,当知道确切消息的那一瞬间,我们先是沉默,接着云和我忍不住抱头痛哭起来。

超和锐沉默着站在我们身后,手足无措,不知该如何安慰,我和云拥抱着在痛哭中宣泄不舍之情。不知哭了多大会儿,忽然听到身旁传来超和锐合唱的歌声,是那首我们四人曾在长夜里围着发酵罐唱过多次的《朋友,别哭》。

我和云抬头一看,一下子破涕为笑。只见超和锐一人举着一块平常用来写通知的小黑板,上面是他俩龙飞凤舞的粉笔字“朋友别哭”。他们举着小黑板,围着我和云转圈,唱着、跳着,我和云哭着笑了,又笑着哭了。一曲唱罢,我和云上前挪开挡在他们眼前的小黑板,两张阳光帅气的脸庞上早已是泪光点点。

多少年过去了,每当听到《朋友,别哭》这首深情的老歌时,我总会怀念起那一段充满汗水、泪水和笑声的车间往事,泪光中浮现那两个穿着工作服、举着小黑板、围着我和云边跳边唱的可爱身影,好想念小黑板后面那两张布满泪痕的青春脸庞……我亲爱的朋友,好久不见,你们都还好吗?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□ 徐辉

童年观影记

从我4岁开始,父母到东阿关山工作,一直到1980年调回县城,我在关山度过了整整8年的童年时光。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的年代,在那个偏远的地方,看露天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娱乐方式了。

当时有两支放映队,其中一支是修防处(聊城黄河河务局的前身)的,有时在北院后院放映,有时在南院和北院之间的大路上放映。令我印象最深的影片是花鼓戏《补锅》,影片中20岁的李谷一俏皮灵动,声音嘹亮。放映员是崔叔叔,大高个儿,热情幽默,可惜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。

公社放映队是主力军,有两名放映员、一辆小货车,拉着放映机、幕布和发电机,在各个乡村流动放映。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就经常跟着流动观影,当然,只能是跑着去。

电影一般是在场院里放映。下午,放映队早早地就挂好了幕布,支好发电机和放映机,随即村民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凳子、板凳、马扎,夸张一点的还有摆太师椅或者藤躺椅的。随着天色逐渐变黑,人也越聚越多,大人们张家长李家短地聊闲天,孩子们则跑来跑去地玩耍,一直等到一道光柱投射到银幕上,电影就要放映了,人们才逐渐安静下来。

那时候片源有限,往往是有数的几部影片循环放映。我们便记住了电影的名字——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,朝鲜的《卖花姑娘》,南斯拉夫的《桥》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,记住了里面的情节桥段和经典对话,也记住了片中悠扬动听的歌曲。

放映中经常出现的意外有两种:一是断片,放映员会熟练地把胶片的感光药膜面刮掉,露出片基,刮出毛茬,再用特制的胶水将烧化的部分衔接起来,几分钟后,银幕便重新亮起来。二是等片,有时候放完第一盘,会等着有人从别处把第二盘送过来,等半小时甚至一小时都是家常便饭,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也不会抱怨。

我还曾经有过一次难得的到电影院看电影的经历。大约是我上五年级时,一天,爸爸在校门口等我放学,骑车子带我到修防处,挤上一辆大卡车,到阳谷阿城电影院看日本影片《追捕》。一直到今天,我都认为这是我看过的最经典的电影之一,难忘高仓健饰演的杜丘,更难忘中野良子饰演的真由美。

如今,人到中年历经沧桑的我,一想起童年的那些老电影,便仿佛看到一个小男孩站在洁白的银幕前,面朝着观众,一脸稚嫩,天真无邪。